# 希梅内斯作品

希梅内斯

## 自　由

我的目光在小径旁边迷失了，却忽然被一只五彩缤纷的小鸟牵引过来，它反复地张开多色的翅膀，在湿气弥漫的绿草坪上停停飞飞。我们慢慢地靠近它，我在前，柏拉特罗在后，近在旁边的是个阴凉的饮水池，狡猾的孩子们安上了一个鸟网。那小小的忧伤的假鸟给升得高高的，仿佛它的翅膀能承载它似的，无意地呼唤着它空中的兄弟。

早晨清而纯，为蔚蓝所沁透。从邻近的松树林中，传来一阵轻音乐的演奏，那是鸟儿间歇性的鸣啭，忽近，忽远，却总听得见，温和金色的海风，在树梢上泛起涟漪……可怜无辜的音乐，竟临近这样邪恶的心！

我拉着柏拉特罗，用我的双腿催促他以快步爬上小松树林。将要抵达那个树叶荫盖着的圆屋顶的时候，便拍掌大叫大唱。柏拉特罗体会到我的狂热，也粗暴地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嘶鸣起来，回音应答着，尖锐而洪亮，仿如从一口巨井的井底传上来似的。鸟儿都飞出来了，唱到另一个小松树林去。

不远处愤怒的孩子们在咒骂，柏拉特罗把他硕大多发的脑袋推向我的胸怀，那样用力地感激我，把我的胸都弄痛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小孩与水

那宽大而尘埃滚滚的畜棚，被太阳晒焦了，显得干瘪不毛，无论怎样小心走路，幼细皙白的尘埃，总是扬起来，把人直封盖到眼部；那小孩子和那泉水，却各以自己的心灵，坦然地、愉快地神交着。虽然一棵树也没有，只要一到那里，人们的心就会给一个单一的词儿填满：绿洲！这两个光灿灿的大字，反映自人们眼里普蓝色的天空。

一大清早就已经像午睡时刻那样热了，蝉在农人畜棚的橄榄树上来回穿梭。烈日晒在小孩子的头上，他却一点也不察觉，依然那么专注，仿佛他就在水中似的。他把身子摊在地上，一只手放在奔留着的溪水底下，掌中便形成了一座颤动的水晶宫，冰凉可人，使他乌黑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他自言自语，用力吸气，用另一只手，在他褴褛的衣衫间搔抓。宫殿永远是那一座，却不断翻新，有时变得不可把握。跟着小孩子把精神集中起来，退入自我的世界里，迷失在沉思中，这样，他初时从水里得来的那座水晶宫的形状，即使是脉搏的跳动，也不会改变那敏感的、万花筒般的形象。

我不晓得，柏拉特罗，你是否明白我告诉你的一切，但在那孩子的手中，捧着我的灵魂。

## 井

井！一个多深沉的字啊，柏拉特罗，那么深的绿，那么清凉，它的回响又是那么洪亮！仿佛就是这个字本身在黑土中旋转挖掘，直至钻出水来。

瞧！那株无花果树很快就要长过来，一方面装饰了这口井，一方面却又会毁坏了井栏石。在井内，伸手可及的地方，在长满青苔的砖块之间，有一朵散发着芳烈香气的兰花开了。再下去一点，有燕子在那里筑巢。跟着，在一道阴凉的长廊之后，便是翠玉的宫殿和一个湖；如果有一块石头骚扰了这个湖的宁静，它就会愤怒而不平。在最后面的，就是天空。

（夜降临，月色在深处照耀，装点着闪闪的星星。寂静！在路上面，生命远了。在井之下，井的灵魂逸向深处人们可以从井中看到夕阳的另一面。好像一个巨人，那所有秘密的主人，要从井口出来。啊，寂静而魔幻的迷宫，芬芳而阴影重重的公园，磁性的令人陶醉的殿堂！）

听着，柏拉特罗，有一天如果我把自己抛进井里，你要相信我那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要自杀，而是我要更快地采撷那些星星。

柏拉特罗嘶鸣起来，一腔热切和渴望。井中冲出一只受惊的燕子，悄悄地盘旋飞行。

## 纯净的夜

雉堞形的屋顶凸出地耸立在鲜蓝的天空中，结着白霜，在星光下发亮。沉静的北风以其锋利的纯净，轻快地吹拂着。

所有镇上的人都以为自己很冷，躲在关门闭户的房子里。我们呢，柏拉特罗，你穿上你的外套，披上我的斗蓬，我带着我的灵魂，我们慢慢地走过这洁净而荒凉的小镇。

有怎样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提高我的情绪啊，我仿佛是一座粗麻石建成的高塔，有一个银色的尖顶——瞧那儿有多少星星！那么多，使人眼花缭乱；使人以为天空正向大地朗诵着光闪闪的理想爱情的玫瑰经。

柏拉特罗，柏拉特罗！我会献出我整个生命，希望你也愿意献出你的，为这个崇高的元月之夜的纯净——那种孤寂、灿烂与清新。

## 友谊

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让他去他喜欢的地方，他也常常带我去我想去之处。

柏拉特罗知道，每次去到拉·戈伦拿那株松树下的时候，我喜欢爬上树身，用我的手抚摸它，通过它大而清新的圆顶仰望天空；他知道我喜欢那条小径，打那里可以通过草地一直走到那道石溪；从松树

婆娑的山冈上看河水，唤起一片古典的风景，对我来说是一次殷勤的款待。我应该放心地在他背上打瞌睡，我的眼睛却常开着，为了看这一类怡人的风光。

我把柏拉特罗当作孩子一样看待。若是路途崎岖，我使他略觉沉重的时候，我就会下来，减轻他的负担。我吻他，逗弄他，激怒他，他却了解我总是爱他的，毫无怨言地接受我。他跟我那么相像，我甚至相信，他梦着我的梦。

柏拉特罗像一个多情的少女那样把自己奉献给我。他从不抗议什么。我知道，我就是他的幸福。他甚至逃避其他的驴子和人。

## 蟋蟀之歌

晚间散步的时候，柏拉特罗和我都非常熟识蟋蟀的歌声。

蟋蟀在黄昏时的第一支歌是犹疑、低沉而粗糙的。他转调子，他向自己学习，跟着，一点一点地升到正确的音高上去，仿佛在寻找切合那个时空的和谐。忽然间，当透明的天空中星星都出来的时候，他的歌声便获了一种旋律式的甜蜜，像随意摇荡的钟声。

清新的紫色的凉风来了又走了，夜的花朵在尽情开放，在天地交会的蓝色田畴上，一种圣洁的精华正飘过平原。蟋蟀的歌愈唱愈开心，响彻整个村野，像影子的声音。他再也不犹疑，再也不沉默了。就像把自己流淌出来一样，每一个音符都是另一个的双生兄弟，有一种黑水晶似的血缘关系。

时光安详地度过。世界上没有战争，工人酣睡着，远处天空的景象到达了他的梦境。在爬山虎丛中，靠着墙边也许有狂恋着的情人，眼神与眼神正互相交融。小块地上盛开的豆花，向城镇吹送着轻柔的芬芳的消息；这种消息，仿佛来自一个无拘无束，心灵开放而感情微妙的青春期少年。青青的麦子，摆动在月光中，迎风而叹息，在晨早两点、三点、四点的时刻，蟋蟀的歌声一度唱得那样悠长，现在却消逝了。

又唱起来了！啊，那清晨的蟋蟀之歌！我和柏拉特罗冷得发抖，正沿着那条露水凝霜的小径回家睡觉。月正落，红而渴睡。现在，那

歌声正为月色而步履浮荡，为星辉而沉醉欲睡，浪漫、神秘而丰盛。然后是那一大片令人沮丧的云，镶着悲哀的紫蓝色的边，缓缓地把白天从海面上一拉上来。

秋天

现在，柏拉特罗，太阳开始懒洋洋了，不肯从床中爬出来，农场工人起得比它还早。真的，它虽没穿衣服，天气仍然很冷。

北风吹得多劲！看那些落在地上的小树枝，风是那样猛，而且，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吹，把它们都吹得平行地卧在地上，一枝枝指向南边了。

那犁，看起来像个原始的战争工具，却正在为和平快乐的工作而忙碌，柏拉特罗；宽阔，潮湿的路两旁，变黄了的树木——它们肯定会再次变绿的——像最透亮的金子烧起欢快的篝火，照亮我们急促的步伐。

## 【介绍】

希梅内斯（1881～1958）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之一。

出生于安德路西亚的莫古尔村。十八岁时去马德里读书，后因健康问题转回故乡，写成了著名散文诗集《柏拉特罗和我》。其后二十年间，写成了三十多本诗集和大量的论文，并和妻子合译了泰戈尔和辛治等人的作品。其重要作品有：《紫罗兰的灵魂》（1900）、《睡莲》（1900）、《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7）、《底层动物》（1949）及长诗《空间》等。

1956年，希梅内斯获诺贝尔文学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阿莱克桑德雷作品

阿莱克桑德雷

## 一个人的缄默

那时候，赫拉尔多不比一个瘦长的影子强多少。一个悄悄地落在那里的影子，体贴而随和。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影子，他具有许多品质和实际的特点，只是没有声音罢了。

他来时带着《选集》的计划。谁会忘记赫拉尔多·迭戈的那个《当代诗歌选》呢？那个选集从乌纳穆诺（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著有《堂吉诃德和潘乔的生活》、《战争中的和平》、《雾》等。）开始，到一批年轻人为止。乌纳穆诺当时还没有被公认为诗人，而那批年轻人（后来被称为“二七年一代”）中间有几位只出版了一部作品。他却带着那份短短的选集名单来了。赫拉尔多待在那儿，坚定而不声不响。他诚实的手正向一代文学的世界扔出一颗小小的炸弹。一颗延时爆发的炸弹。如果说作用开始于当时，人们经过多年之后，才看到夺目的光焰四散发射，直上霄汉，而他在小实验室里满怀自信地收集和混合那些有力的、准确的、难以预见的成分时早已看到了。所谓难以预见，是针对那些不具备赫拉尔多的巫师般惊人目光的人而言。你愿意的话，管它叫作诗人的目光也不妨。

如果你们望着他，向他凑近一点，你们会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形，一个干瘪的脑袋，我不能用一尊粗糙的木雕来形容，因为顶上还有些稀疏的、刺菜蓟花似的头发，周围有点风就竖了起来。假如你们再挨近一点，就会大吃一惊：那张脸仿佛被手从上到下悄悄地把五官眉目

全抹去了，只剩下纤细的睫毛无声无息地、焦急地在眨动。

大家知道，赫拉尔多出生在坎塔布连（西班牙地名。）海边。

事实上，我见到他的地点也是惊涛拍岸的海边，他像是漂流海上的不声不响的老木头，刚被汹涌的波浪推上岸。

应当指出，如果他的缄默同大海有相似之处，他所象征的不是那个比人壮丽、有力、自由的独断专行的海洋，那个海洋是生命的浩瀚的起源，是能同死亡抗衡的真正对手。他象征的是另一个海洋，那个海洋平易近人，辛苦劳累，常被踩在人类痛苦的脚下，那是缆绳和渔网的海洋，它深沉的波浪每天撞击在岸边岩石上，碎成银灰色的泡沫，瞬息即逝。

赫拉尔多的静默是饱经沧桑的物质的静默，他的声音——如果终于能被听到的话—— 像是锄柄犁把、旧椅子，和多年来人们相继弹奏抚摩过的、几乎生生不息的乐器所发的吱呀声是不同的。

我从没有和赫拉尔多一起在他家乡的山区漫步。但是我在他身边时，觉得他不能同乡间庄园的围篱相比，而更像果园边上一棵荫凉的树。啊，沉默寡言的赫拉尔多，在你身边，有你清新宜人的陪伴，朋友们可以娓娓交谈。树声飒飒，融洽和谐，每个人都肝胆相照，真情毕露。

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无论风雨如晦，或者阳光明媚，那棵树总是伫立着、等待着。在某些场合下，它甚至不露其形，因为静寂的绝妙境界，尽管有时莺歌燕舞，只给予荫影，而荫影正如天空的光线，射下来时已经过大气的过滤，不为人所注意。

这个根深蒂固的生物却又是个不倦的旅人。他简直是跨洲过洋的云雀，大西洋、红海、印度洋、星罗棋布的马来西亚群岛上空都有他的踪迹……从佩纳到民都洛，从沙璜到槟榔屿，从巴厘到西里伯斯，或者飞越阿拉伯半岛，看那些近乎圣洁的云朵把柔和的影子洒在炙热的砂岩上。

啊，桑坦德（西班牙地名。）的赫拉尔多！他出生在那座山城一条偏僻的小街，一个最偏僻安静的角落。那家挂着古体字“魅力”招牌的、卖小孩白衣服的小铺子还在吗？一个小男孩在“魅力”铺子前面跑过，在亚麻布、机绣和蓝丝带的芳香中，谦卑的魅力使小孩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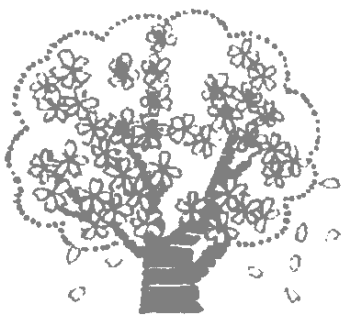
另一种开阔而有节制的幻想而心醉神迷。务实而富于幻想的孩子，外省的有凌云壮志的孩子，他展开燕子或海鸥的翅膀，越过海洋直上云霄，但又跟普通鸟雀一样接近大地。

他是一个不出名的城里的学院教授，身上衣服的颜色使人回想起“魅力”铺子，举止庄重，傍晚在庄重的绅士们中间散步……其中有法官、书记员、公证人、文静的教师。年轻的他也许刚在寄宿公寓的小房间里写他的《浪花集》里那些洁白的诗歌，沉浸在创作中，徜徉在造物主为诗人清澈的眼睛绘出的终古常新而又变幻莫测的、无时无刻不晴朗的天空。

几年过去了。他从索里亚到了希洪，从希洪到了桑坦德，又从桑坦德到……一次访问马德里期间，他从那扇门进来。脸上带着倦容，说了三四个字，同时取出一张人数不多的名单。“维森特，我这里有个计划……”

## 【介绍】

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49年他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院士。主要作品有《如唇之剑》、《天堂的影子》、《心的历史》、《终极的诗)等。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埃利蒂斯作品

埃利蒂斯

## 光明的对称

在我看来，爱琴海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指纹（正如某评论家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与我的同时代的同行——赛弗里斯（希腊诗人，196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应算在内——千方百计地寻找希腊的真实面目。这样做十分必要，因为迄今为止，它一直被欧洲人眼里的那个希腊冒充着。为了去伪存真，就必须废除统治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也说明，为什么超现实主义在文坛出现后不久，就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的许多方面令我无法接受，比如它的狂言和对信笔直书的庇护。然而，撇开这些不论，它是唯一的、想必也是欧洲最后的追求精神健康并且反对那种充斥大多数西方人头脑的理性主义思潮的诗歌流派。自从超现实主义的狂飙摧毁了这种理性主义，我们面前的土壤就洗刷一新，我们亦能够自然地与我们的区域连在一起，在不受文艺复兴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成见的影响下，正视希腊现实。但这仍不完全是事实。超现实主义以其反理性主义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根据自己对希腊现实的理解来进行一种革命。同时，它所具有的某种超自然因素，使我们能够创造一种由纯希腊成分构成的文字形式，并以此进行表达。

这种解释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超现实主义、尤其它的理论，会对我产生如此巨大的引力，以及与此同时，我是如何运用一种希腊的方法将其付诸实践的。几年前，我接受了一位姑娘的采访。她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法国和希腊的超现实主义”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尽管年纪尚轻，她却敏锐地觉察到关键所在：“超现实主义之所以在希腊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是因为希腊的超现实主义者并不简单地模仿法国的老师，而是将超现实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才是真谛。任何一位真正的希腊超现实主义诗人都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显而易见，我从来就不是正统的超现实主义者。然而，我却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一个垂死世界中仅存的氧气。起码对欧洲来说是这样。

超现实主义极其重视感觉。这也使我们大受启发。事物通过感觉被感知。我就是通过它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引入诗歌的。诚然，古希腊人早就这么做了。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具备随着基督教诞生而产生的那种圣洁观念。我力求融合这两种观念，即每当我提到最佳感觉上的事物时，总认为它们具有纯洁和神圣的两重性。我在寻求这两种观念的统一。严格地讲，我算不上基督徒，但我却努力将基督教的圣洁观念与感觉世界融为一体。了解这一特点，是正确领悟我的诗歌的前提。

现在来谈谈我的希腊性问题。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民族或区域的问题，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我的心目中，希腊象征着某些能够在任何场合中丰富世界精神宝库的价值。作为希腊人，我正努力使这些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展示，但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上述言论，我曾发表过一种对称理论。我笔下的对称具有如下含义：比方说，画家划出的一条线决不局限于这条线的本身，而是同精神世界保持着某种对称。当我们发现山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形状时，它们肯定对人的精神有所影响，肯定也有其相对称的一面。一旦你们接受了这种理论，就会明白我对希腊河山的关注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比喻上的探索。我曾经读过一位著名法国建筑师的一句话，雅典山峦起伏的线条在巴台侬神庙的三角门楣上得到再现。看，一个完美的对称。

人们往往称我为快乐诗人或乐观诗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归咎于我的对称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错误。我相信，诗歌在一定的完美水平上就不再分为乐观或悲观的了。它也许代表着第三种精神状态。在那里矛盾的对立面消失了，对立面在一定高度上是不存在

的。这样一来，诗歌就像好坏难辨的自然那样，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由此可见，以往划分诗歌的陈旧方法再也不中用了。

毫无疑问，每一门语言都包含一定的内容。我感到，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在语言问题上转变态度的时期，这是极其危险的。长期以来，语言仅仅被当作一种书写符号、一种表达观念的手段或大众传播的媒介。然而，真正的诗歌永远是语言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运动的产物。思想正是随同它们语言表达的产生而产生的。语言的因素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再重申：我相信每一门语言都迫使诗人去表达具体的事物。这也许令人难以琢磨。此外，希腊语无法接受类似表现主义这样的东西，在它看来，这意味着多余的拔高。希腊语是一门表达细腻内容的细腻语言。如果这种解释还不能使诸位满意，那么我只好把我的全部论文都摊放在你们面前！换句话讲，我曾下过这样的结论：我是个不被允许在生活中诅咒的人。对待生活现象，希腊语始终保持着一种柔和的态度。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但终究成为我观察事物的方法。恐怕正是这一基本态度，促使人们把我看成了“乐观”诗人。实质上，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抵制 maudite 态度，那么对他来说，结果将会奇迹般地显得乐观。请大家相信，我从来就不简单地提笔把事物写得像这或像那！我永恒的观念是，在想象的王国里寻求自然和语言的对称。对此，超现实主义也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每一事物都取决于想象，即取决于一个诗人与你们一起观察同一事物，然而又有别于你们的方法。

自然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在当今技术的时代，自然已屈居第二。如今的年轻人对自然无动于衷，认为它是一种平板、冷漠的东西。而我认为，人们无论从哪一种途径去寻求真理，最终都将责无旁贷地回归自然。正如我曾写到的那样，即便自然不存在，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它；否则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这显然是希腊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在理解我的诗时所遇到的困难。你们可以这样设想：起码我诗歌的内容和主题是较易把握的，一个人单凭感觉就能对此加以区分。但事实上呢？如果我用希腊语说“橄榄树”或“大海”，那么这些词的含义在一位美国人与我们的理解中将会迥然不同，对希腊人来讲，大海是某种非常亲切熟

悉、毫不粗暴的东西，就像一块必将得到耕耘的土地。你们也许注意到了，在我的诗中大海就如同花园。这是那么亲切，就像每每陪伴我们的花园那样。

还有一个困难，不过是由语言的另一方面引起的。我刚才讲过，我是那些在语言内部从事创作的诗人之一。我不是先想好了要写什么，然后再转换成语言。书写始终是一种试验。我时常由于语言本身的指引而道出一些我不曾想到的东西。我使用了一些奇特的词，因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但我一贯要求自己的作品避开词的通常用法，并具有新颖独到之处。倘若我进一步指出，我追求的是与词的日常用法背道而驰的东西，那么话题就扯远了。我的诗通常具有较高的格调，以此为准则所选用的词，自然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奇特性。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以后的诗歌可就不大一样了，关键就在于使用了街头语言并接近于散文。我不愿评断它的是非，只想坦率地表明我对它的茫然，因为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诗歌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必须努力表现纯新的东西。诗歌表现必须产生惊讶的效果。你们一定时常有这种反应：看哪，过去从未有人想到把这些词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会突然感到像有一股电流穿过全身。而日常词汇中缺少的正是这股电流。

现在我要强调另一个问题。我从不按照习惯方法运用古代神话。对希腊诗人来讲，古代神话的运用无疑会带来许多益处，因为这样他就更易于被外国读者理解。鉴于我的首要意图是寻找新希腊世界的源泉，我保留了神话产生的机制，而放弃了具体的神话形象。请允许我对此解释。我有一首诗，题为《夏日的躯体》。它把夏天的特征拟人化，使之成为一个夏日的躯体。在我早期的一首诗里，有一个少女演变成了柑子；而在另一首诗中，一个少女在某个早晨变成了石榴树。这就是我所使用的拟人化机制——神话产生的机制，如果你们更喜欢这种提法——而不插入任何神话形象。瑞士评论家希尔弟曾正确指出，在《对天七叹》中，那个对罗马人意味着善德女神的丽德，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姑娘。哪里有罪恶，她就挺身而出；哪里有黑暗，她就放射光芒。这里我又运用了抽象思想拟人化的机制，而没有让思想转变为具体可辨的形象。这也许会给一些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主要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你们能够发现上述情况。

我曾对你们说过，感觉的圣洁对我十分重要。还有一种观念，即事物往往在出现最后结果时相背。当你伸出白的，结果却是黑的，反之亦然。一个人有必要具备这样的观念，否则就会对我最近写的诗感到迷惑不解。再就是瞬间的延伸，即一个发生在瞬间的事件可能包含了更多内在的事物。瞬间是可以扩展的。在《光明树》中有一首题为《提洛岛》的诗。它究竟想说什么？这首诗描绘了一次海底潜水的瞬息感受。但你在刹那间真正感到的却是在此之后能够继续扩展、千变万化的事物。再举诗集《对天七叹》为例。在一首诗的开头，讲到一只燕子从我眼前飞过。这个行为本来完全可以概括在一行诗内，却不断扩展，以致最终构成了整首诗。我要说明的瞬间感觉的延伸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的诗中还有一种悬空现象，一些渐渐升向天空的事物。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的陆军少尉牺牲了，却升了天；康士坦丁·帕莱欧雷奥斯（拜占庭国王。他的阵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倒下了，却又重新站了起来。这种现象在我的诗中屡见不鲜。

让我们再回到我所熟悉的大海吧。在一首诗中我写道：“北风吹来北方的少女。”其中还有一行显得复杂艰深：“有朝一日这些大海必将复仇雪耻。”这句子复杂在哪儿呢？我认为，大海是希腊传统的继承人，北风吹自君士坦丁堡；大海所拥有的正是整个爱琴海世界的荣誉和财富，它最终一定会卷土重来。类似这样的东西的确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这也许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在我的诗中，精神不可避免地要依附在一个少女的形象上，一个展翅高飞的少妇的形象上。

我的诗对天堂也做过探讨。我的“天堂”不是从基督教教义那里剽取的，相反是与我们的世界连为一体的另一个世界，由于我们人类自身的过错而无法得到它。我曾说过，我们经受着没有幸福的折磨，正因为我们自身的过错而不能采摘幸福的果实。

你们问道，既然大海对我意味无穷，想必我该认识卡士通·巴彻拉德（法国哲学家。）？当然！他所有的著作都摆在我的书架上，至于我更喜欢四种成分中的哪一个，那无疑是空气和水分喽！它们充溢在

我的诗行间。你们一定很清楚，我从不否认自己是个岛屿人，所以大海也就必不可少。我曾在《公开信》中叙述过，我是如何在青年时代首次漫游爱琴海的中心桑多里尼岛的。我感到自己就像世袭国王，继承了这所有的大海。这种感觉在年轻时就特别强烈。当我偶然听说，那个早已失去的天堂阿特兰提拉（柏拉图在其未完成的对话篇《克里提阿斯》中曾描绘过这个神秘的岛屿。近年来，科学家们在桑托里尼岛附近发现了证明当年岛屿沉没地点的第一手资料。）——由于火山爆发而崩裂并沉入爱琴海底——也许曾经就是眼前的桑多里尼岛，我几乎不敢置信。柏拉图把这个地区誉为一种天堂。千真万确，甚至在它的海底，我都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天堂！水分自然成了我最喜爱的东西。空气也同样重要，因为在我的诗中总会出现那种悬空现象，总有一些事物不可阻挡地升向高空。

我从来就不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追随者。我不过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合理成分，并把它们注入了希腊的光明之中。《公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欧洲人及西方人总是在黑暗和夜色中发现神秘，而我们希腊人则是在永恒的光明中找到它。”我要以三幅画面说明这段话。一天中午，我看见一条蜥蜴爬上了一块石头（当时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屏住了呼吸，纹丝不动地站着）。在这烈日当头之际，它跳起了真正的舞蹈——一连串难以置信的可爱小动作。当时我深深感到光明的神秘。还有一次，在帕斯岛和拿克索斯岛之间的海面上，我猛然发现一群海豚从远处游来并超过了我们。它们跳出海面，足有甲板那么高。这又是一回对光明神秘的体验。最后一幅画面描绘了一个少女。她在晌午走向大海，袒露的乳房上停落着一只蝴蝶。空气中充满了蝉鸣。光明的神秘再一次被发现。我们希腊人完全可以领悟并创造这样的神秘。也许这是该地区得天独厚的产物，也许在此地得到较好的领悟。总之，诗歌能够在无所不包的世界里揭示它。每当我谈及太阳的超自然，指的正是这种光明的神秘。

我不能接受头脑的清晰这种提法，这在法国人那里被称为“la-belleclarte”（高尚的透明）。我认为，甚至最无理性的诗都有可能是透明的。今天，透明也许是唯一占据我的诗歌的东西。评论家马诺尼蒂

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我的诗集《光明树》中存在着令人惊诧的透明。我讲的透明意思是在某个具体事物后面能够透出其他事物，而在其之后又有其他，如此延伸，以至无穷。这样一种穿透力正是我努力追求的。我认为正体现了希腊的某种实质。透明，这个从物理观念来看仅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如今被移到了诗中然而，正如刚才讲的那样，透明的东西同时又完全可能是无理性的我个人的这种清晰决不同于逻辑的或理性的清晰，也不同于法国人以至欧洲人接受的那种 clarte（透明）。

我注意到，当我在希腊人和西方人（或说欧洲人）之间进行比较时，你们流露出困惑的神情。错不归我当然，我们希腊人在政治上从属西方，是欧洲及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希腊决非仅此而已。东方文化始终在希腊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价值早在古代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希腊人，是不应忽视这种价值的。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作此说明。

作为谈话的结束，我来读一小段事先准备好的话，它基本概括了我的诗歌创作意图：诗歌是一个充满革命力量的纯洁源泉。我的使命就是要将这些力量引入一个我们的理智不能接受的世界，并且通过更迭不断的变形，使这个世界与我的梦产生和谐。这里提出了一种现代的魔力。它的功能将引导我们去发现真正的现实。因此我相信，从理想主义出发，我将步入一个迄今未被触摸的世界。我希望能够成功地摆脱一切束缚，发现一种与永恒的光明相互吻合的正义。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最终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导致基督教的圣洁。

1975 年 3 月 27 日于雅典

## 【介绍】

埃利蒂斯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埃尔温作品

埃尔温

## 科学思想泛论

我们方才讨论过的那个基本的真理意境含有一个观念，虽则表达得不完全而且一般化，却比较容易为现代科学思想所吸收；那就是，一系列由遗传连接起来的个体，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繁殖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生命的中断，而只是其紧缩的表现。正由于此，所以当我们谈到我的意识和我祖先的意识的同一性时，这同我说我在熟睡以前和熟睡以后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的意思大致是一样的。通常不承认这一事实的理由，是后一例中有记忆存在，而前一例中却显然一点没有。但是今天大多数人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许多动物的本能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种超个体的记忆。熟悉的例子包括以下这些：鸟类筑巢，而巢总是和这一类鸟产蛋的多少和大小相适应的，然而这不可能是鸟儿的个别经验得来的；又如狗在临睡前“铺床”，即使在波斯地毡上也会用脚去踏，就像在草原上把草踏平那样。还有，猫要把自己的粪便埋掉，即使在木板的或石板地上也企图这样做，这只能说明是防止被敌人或被追捕的动物去闻到它们的臭味。

要在人类中发现同样的现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的内心总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同时人们还坚信（在我看是错误的）只有完全不经过思想、完全不加考虑的行为才是本能的行为。

因此，人们对强调事物主观一面的描述，诸如物种记忆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并否认这一大堆现象对我们讲的意识的连续性有任

何证明价值。虽然如此，在人类和动物中一样，确实有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结，并且毫不含糊地具有超人记忆的痕迹：这就是两性情感的初萌，两性之间的亲力或拒力，对性的好奇心和羞耻心，等等在恋爱时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又苦又甜的心情，特别是那种选择对象的倾向，这一切最明显地表明有一种只存在于个人意识内而不普遍存在于物种中的特殊记忆痕迹。

再举个例子：这种人类亘古递传下来印象的“回忆”，还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吵架”现象上表现出来。有人侵犯到我们的权利（不管是事实，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立刻就感到非得狠狠对付一下不可，要责备，辱骂，等等。我们“发火”了，脉息加速，头脑充血，肌肉紧张，发抖好像触电那样，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要采取行动。一句话，整个机体已经看得出准备去做我们千百万祖先在类似情况下真正做出过的行动：打击侵犯者并保卫自身，这对我们祖先说来，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和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往往不必要。虽说如此，这类情况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即使一个人完全明白要他真的动手，他是决定不会干的，或者知道这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他连脑筋都不会认真动一下；特别是，当他的头脑正在自觉地和全神贯注地考虑最好还是动口而不动手时，因为（我要说）只有用口能保护他不吃大亏，就如同他的祖先们在他们的情况下用拳头一样，尽管如此，一个有这种倾向的人有时还是不免诉诸武力。这说明，他的整个返祖机制严重地妨碍了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保卫自己。我们的祖先在同样情况下只知道“上呀！上呀！”由于潜在于我们心中的物种记忆在作怪，所以控制自己时，我们就感到很痛苦。有时我们还是不听理性呼声，而只一味盲目行动，结果就造成大错，后悔莫及。

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恶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